

# 清淨大愛啓醫心

◆ 撰文 / 何日生

醫療心理學家佛羅恩德(Freund P. E. S.)博士在《健康與醫療社會學》(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)一書中指出：「當一個人面對巨大的生命挑戰時，社會的凝聚力和強大的支撐，會讓人們遠離負面思維，並且在心理上更具安全感。」這放諸一般的病人，當面對疾病磨難，身與心、家庭與經濟都承受巨大的挑戰，周遭社群給予的愛與支撐實則與醫療救助同樣重要。這就是為什麼證嚴上人三十多年來不斷強調，醫師必須能夠「視病如親」。

玉里慈院的張玉麟院長與關山慈院的潘永謙院長，原本都是優秀的都會型醫師，他們舉家搬遷到這個偏遠的山區，幾乎全年無休地為病患奉獻努力。由於分院的醫師人數沒有市區醫院充足，所以這兩位院長晚上都值班到深夜，清晨一早五、六點就必須看診，原因是農人務農都是早起，看完病還要早早下田工作。這種吃力又位在偏遠地區的工作，支撐醫師與護理人員信念的，還是對於病人真摯的愛。

信仰基督的陳英和醫師二十年來始終在慈濟醫院守護著東部的病人。他的學生遍及東部與西部各地。大林慈院的簡瑞騰醫師目前擔任骨科主任，一次他為病人動大手術，手術後病人進入加護病房，簡醫師一夜都趴在病房裡，以備

病人有任何狀況可以立刻處理。這就像是自己親人般看護著病患的生命。大林慈院尹文耀醫師幫罹患肝病病人進行手術，手術後就住在加護病房，以便及時知道病人癒後情況。花蓮器官移植小組的李明哲醫師，碰到需要移植的病人，經常南來北往，送器官，加入移植手術，經常不眠不休超過三十多小時。這種為病人的生命竭盡全力之態度與情懷，正是上人期望醫師體現人醫精神的具體實踐。

其實每一個醫師心中都有醫療的理想，只是專業教育或現實的醫療環境未必給予這分價值充分彰顯的機會。想像現代社會中一位醫師在成為醫師之前，他可能喜歡研讀生物科學、自然科學，他也很可能是喜歡接近自然與動物，喜歡照顧小生命，然後立志研讀醫學。那時候純粹學習的快樂和金錢名聲或外在報酬是絕對無關的。但是一位醫學生只要在進到職場中，專業的高牆與商業體系就包圍了他；他一切的特長與天分都被化約為金錢、升遷、專業地位等外向價值。純粹的內在價值與心靈純粹之快樂逐漸遠離，甚至不見了。病人的心不再是他們能體會的，更談不上看到病人痊癒的那分快樂。

德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康德，曾為「美」下定義，他說「美」是一種無目

的快樂。鯨魚唱歌是沒有目的的，牠就是愛唱。原始社會的木匠製作物品一開始也是沒有目的的，因是基於樂趣。然而當興趣成爲一項職業，創作成爲商品，心就染了，目的就轉化了，商品的價值扭轉了一切。單純的快樂不見了，單純的人際互動也轉化爲商品的對價及利害關係。

慈濟許多醫師在義診中找到那一分失去已久的、單純的、無目的的快樂。人醫會的醫師們可以花上一整天的時間跋山涉水，歷經數十小時到偏遠島嶼、深入鄉間，這其實是違反分秒必爭、看病效率等同於金錢收益的商業醫療體制。但是人醫會的醫師在義診中得到的快樂及內心的滿足，卻是任何金錢及利益所無法取代的。

醫療的關鍵是愛，真正的醫療技術每家醫院差距不大。慈濟的醫師之素質與設備，已經具備醫學中心的水準，但是證嚴上人創立醫院，並不只是希望培養出一批批優秀的醫匠，而是希望醫師能夠真正視病如親，真正以愛呵護病人。幫照顧戶打掃、種稻、做香積、比手語，都是在養成醫師的謙卑、愛人、合群等的情境教育之一；和各種不同專業的人一起深入經藏，演出手語劇，讓音樂戲劇溫暖心靈，透過群體的配合，讓醫師走出象牙塔。在照顧戶的互動與活動中，同理心、謙卑心自然逐漸養成。

以證嚴上人的思想出發，沒有任何的專業訓練比具備愛的心靈更爲迫切和重要。上人這種以「心靈生命的開啓與覺

悟」，作爲醫療的核心理念，吸引著許多世界一流的醫學科學家前來偏遠的花蓮，進行合作與研究。這些世界一流的醫學研究機構與專家，陸續尋求慈濟醫院的合作，他們所看重的不只是慈濟醫院的醫療發展與技術，更是上人的慈濟世界大愛的人文情懷。

當年偏遠的後山，正逐漸展現它世界性的醫療科學水平，並與全世界深具人文的醫學家共同努力，打造一個全新的醫療人文。

經由醫療人文實踐，印證佛陀的教法，「苦、集、滅、道」之真義。病最苦，苦集就必須接受醫治，不管醫術多麼高明，人最終還是要邁向寂滅，還是無法永遠延續有形的生命；然而這個滅，其實正是「道」的開始。誠如上人所言：「此身非我有，用情在人間。」因爲有「滅」，人們才能真正體會生命的真義，把握人人具足的無形慧命，這慧命以證嚴上人的詮釋就是「清淨無染的大愛」，這大愛，是每一個人通向生命最終的覺悟之道。



（整理節錄自《慈濟實踐美學——行入證嚴上人的思想與實踐【下編】情境美學》，靜思文化與立緒文化合作出版）